

# 金融如何撬动中国动画百亿票房奇迹？

本报记者 郝亚娟 张漫游  
上海 北京报道

《哪吒之魔童闹海》(即《哪吒2》)的票房一路攀升！截至2月19日,影片票房(含预售)突破125亿元,刷新了中国影史票房纪录,并

## 金融助力国产动画崛起

金融机构借助信贷支持和金融服务创新等方式,为电影制作、周边开发及产业链延伸提供强劲动力。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2025年重点任务作出部署,提出“创新多元化消费场景,扩大服务消费,促进文化旅游业发展”。《哪吒2》成功的背后见证了中国动画产业与金融力量的深度融合。

电影产业是资金密集型产业。从前期的剧本创作、拍摄筹备,到中期的实景拍摄、后期制作,再到最后的宣传发行,每一个环节都离不开资金的强力支持。

《哪吒2》集结了138家动画制作公司和4000余名从业者,堪称中国动画行业的“大集合”。其中,该电影的出品方光线传媒(300251.SZ)、视效制作方华强方特(834793.OC)、后期制作方天工异彩及美术服务方彼岸天(北京)文化等近10家参与企业是北京银行的优质客户;杭州银行科创金融事业总部支持的浙江花果山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也参与了《哪吒2》的制作。

近年来,金融机构借助信贷支持和金融服务创新等方式,将无形的IP版权转化为企业资产,为电影制作、周边开发及产业链延伸提供了强劲动力。

从北京银行探索路径看,该行自2006年开启文化金融之旅,持续深化对含影视、动画在内的各重要文化细分领域研究。截至2025年1月末,累计支持创作生产类动画企业300余家,金额超50亿元。其服务覆盖动画内容开发创作、后期制作、宣传发行、IP开发运营、周边创作生产、主题乐园建设运营等全产业链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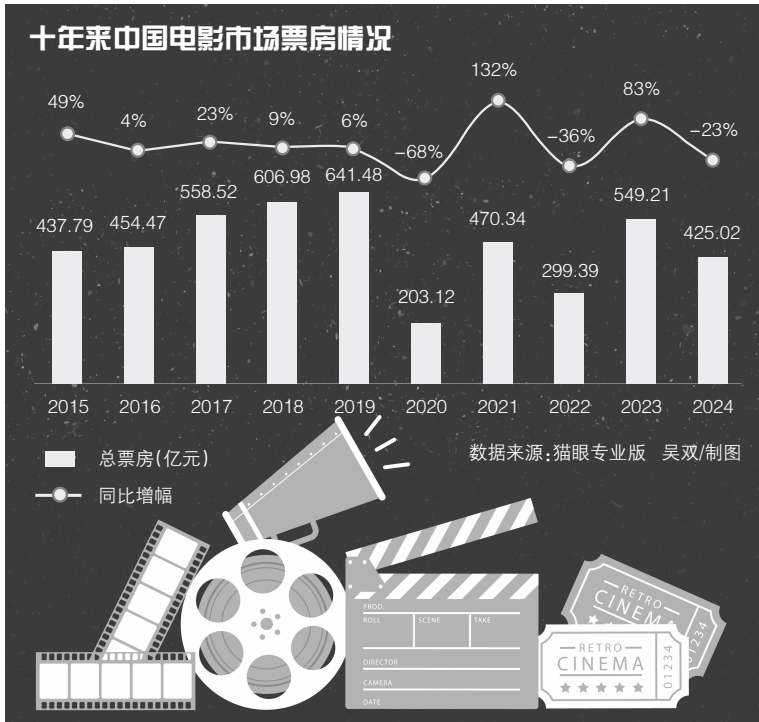
杭州银行科创金融事业总部

跻身全球动画电影票房榜首。

这一成绩不仅打破了中国动画电影的票房纪录,更凸显了中国动画产业在全球市场的崛起。而这一辉煌成就的背后,离不开金融机构的创新支持与深度参与。

《中国经营报》记者注意到,近

年来,北京银行(601169.SH)、杭州银行(600926.SH)、农业银行(601288.SH)等金融机构通过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将无形的IP版权转化为企业资产,为电影制作、周边开发及产业链延伸注入强劲动力。



下辖的文创支行始终践行“金融+文创”战略,通过定制化文创金融服务方案,为影视及动画制作企业提供从项目孵化、制作保障到版权运营的全周期支持。截至目前,杭州银行文创支行专注服务文化创意产业,已为超100家影视、动漫、游戏企业提供专属服务,不仅是资金提供者。

中关村物联网产业联盟副秘书长袁帅指出,目前,影视行业的融资需求呈现出多元化和精细化的趋势。随着电影市场的复苏和观众对高质量内容需求的增加,影视项目不仅追求票房收益,还更加注重周边产品市场和产业链延伸,因此融资需求从单一的影

片制作扩展到包括周边开发、版权运营等多个环节。金融机构为适应这一变化,需创新金融产品,如票房收益权质押、IP证券化等,并建立专业化的影视金融服务体系,提升对电影行业的风险识别能力。

农业银行便为《哪吒2》的周边产业提供了金融支持。作为《哪吒2》3D食品级玩具唯一正版授权商——湖南桑尼森迪玩具厂(以下简称“桑尼森迪”)的首家合作商业银行,农业银行创新融资方式,为当时抵质押物不足的桑尼森迪提供了500万元的金融支持。截至目前,累计为桑尼森迪提供信贷支持达1.29亿元。

## 头部项目资本过剩 中小影视企业融资难

政府主导的项目较易获得金融支持,而民间制作公司则面临较大困难。

尽管《哪吒2》取得了巨大成功,但影视行业的融资生态仍呈现两极分化态势。

上海电影评论学会会长、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教授刘海波告诉记者,目前,头部公司的重点项目往往面临资本过剩现象,大量资金试图涌入却受限于准入壁垒,导致项目股权频繁溢价或分层出售。然而,数量庞大的中小型影视项目仍普遍存在融资困难的问题。

袁帅总结道,与传统行业相比,金融机构在支持影视行业融资时面临的特殊挑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影视项目的风险高且回报不稳定,投资回报周期长,票房和口碑的不确定性大;二是影视项目资金需求量大,从前期的剧本开发到后期的宣发,每个环节都需要大量资金支持;三是影视行业与金融机构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缺乏既懂金融又懂影视的专业人才,导致金融机构难以准确评估影视项目的风险和价值。

上海戏剧学院教授石川亦指出,目前,政府主导的项目较易获得金融支持,而民间制作公司则面临较大困难。银行通常不愿涉足影视产业,因其风险高且未来收益不确定。

石川回忆道:“2014—2015年,由于股市和房地产市场不景气,社会资本流入影视行业,虽然在短期内带来资金,但因其投机性质,未促进行业长期利好。自2018年后,影视行业因政策调整和新冠疫情等因素影响,资金量大幅下降。尽管头部公司仍能维持较高水平的项目运作,但90%的中小制作公司面临资金和风险控制的严峻挑战。制作成本的提高和风险的不可控性使得中小公司处境艰难,缺乏良性的投融资机制

和风险把控,大部分中小影视公司仍处于困境之中。”

从实际情况看,尽管国家政策层面鼓励金融机构为影视项目提供投融资支持,但银行基于风险管控要求,通常要求项目方提供足额抵押物。刘海波坦言:“影视项目的高风险属性使其难以满足这一条件——即便以版权作为抵押,资产评估结果也常因风险过高而无法通过银行审核。在此背景下,亟须引入第三方保障机制,例如金融保险或影视项目专项保险,以缓释融资风险。目前国内仅有少数案例实现了保险机构介入担保,但行业整体仍缺乏系统性保险支持,导致银行难以直接为影视项目提供融资。”

石川认为,中国影视行业目前盈利点较少,主要依赖票房收入,而周边产品收益相对有限。与好莱坞以版权为核心的盈利模式相比,中国影视行业仍以作品为核心,整体发展较为落后。为了改变现状,需要引入专业的投融资中介机构或第三方代理,以降低投资风险。此外,政府相关部门的牵头和扶持也是推动影视行业与金融投资融合的关键。目前,由于缺乏有效的风险规避机制,投资多停留在投机冒险阶段,需要政府和行业共同努力,建立一套能够有效结合影视行业和金融投资的机制。

中国银行(601988.SH)深圳市分行大湾区金融研究员曾圣钧也认为,银行应创新版权金融服务,针对中小影视企业无抵押物、用于应急的资金需求,通过开展版权质押贷款、版权保险等业务,为中小影视企业提供多元化的普惠型融资支持。

“解决上述问题的关键在于‘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要求

银行具备影视项目评估的专业团队似乎过于苛刻,毕竟银行还有大量成熟的实体项目投融资业务需要处理。因此,我们需要转变思路,引入专业的影视基金。影视基金可以由银行作为入股方之一,同时吸纳民间资金和企业资金共同组成。这些基金应具备专业的风险评估机制和影视项目评审团队,通过专业的中介角色解决影视项目融资难的问题。”刘海波建议,未来发展方向应聚焦于加强专业化影视基金建设。政府可在初期提供启动资金支持,并通过半公益性质引导基金发展,但长期需以市场化运作为核心,确保基金实现可持续收益,从而吸引社会资本持续投入。唯有如此,方能系统性改善影视行业融资生态。

曾圣钧也认为,银行应创新产业金融服务,围绕影视文化行业核心主体设计综合金融服务方案,包括为投资方提供产业基金和股权投资服务,为制作方和发行方提供项目贷款、国际信用证、票房保理产品等服务,为院线端提供设备更新贷款和收单系统服务。

另外,曾圣钧建议,银行应创新现金管理服务,为影视企业的票房及其他收入提供快捷收款、监管托管、跨境结算等综合金融服务,保障全球收入的资金安全,帮助优化财务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同时,银行可以创新并购金融服务,市场预测,伴随《哪吒2》的成功,未来海内外优秀的制作企业和团队有可能获得社会资本的更多追捧,派生并购业务机会,银行可以把握当前国家出台的并购鼓励政策机遇,为优质项目并购重组提供资金支持,从而助力影视行业生态圈不断丰富发展。

# 农商行拒付股东千万元分红 上市公司担保责任引争议

本报记者 郭建杭 北京报道

近日,东望时代(600052.SH)(曾用名浙江广厦)发布公告显示,公司作为原告,起诉浙江东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阳

## 担保与反担保旧账

东望时代发布公告指出,因盈余分配纠纷已向东阳市人民法院提起对东阳农商行的诉讼,涉案金额达1644.85万元。目前,该案件已被法院受理,尚未开庭审理。

东望时代公告显示,根据东阳农商行发布的2020年度至2023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该行应向公司分配利润合计1521.68万元,其中,2020年分红款368.93万元,2021年分红款459.74万元,2022年分红款340.55万元,2023年分红款352.47万元。但因东阳农商行拒绝按各年度利润分配公告明确的方案向公司分配利润,东望时代为维护自身权益提起诉讼。

除支付分红款及利息损失外,东望时代还提出多项诉讼请求,包括支付原告为实现债权支付的律师费用8万元,以及由被告承担案件诉讼费、保全费等其他一切费用。

东阳农商行2023年年报显示,截至2023年年末东望时代是东阳农商行的股东,持股数量为3524.664万股,持股比例为2.98%,质押股数为2837.89万股。

对于东阳农商行未付东望时代四年股东利润分配的原因,记者从东阳农商行某知情人士处了解到,东望时代此前为东阳农商行一笔已经出现实质性违约的贷款进行担保,截至目前该贷款仍未偿还,出于以上原因,东阳农商行将

农商行”)。起诉原因是,东阳农商行拒绝按其发布的2020年度至2023年度利润分配公告向东望时代分配利润,涉及金额为1644.85万元。

《中国经营报》记者了解到,目前东阳农商行其他股东的利润分配

东望时代2020年后四年间的年度利润分配暂停。

此外,上述知情人士称目前对于这笔已违约贷款是否应与股东利润分配相联系的争议还在协商当中,未来将通过协商或诉讼途径解决。

东望时代此前公告了上述这笔贷款的担保情况。东望时代前身——浙江广厦(2022年1月20日更名)在2020年12月发布的临2020-070公告,2019年发布《浙江广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19—2020年度对外担保计划的公告》《浙江广厦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指出,2019年年底,浙江广厦的控股股东广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厦控股”)与东阳农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广厦控股同意为东阳农商行向东阳市广厦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厦进出口”)自2019年12月23日至2022年12月22日融资期间内最高融资限额为8000万元的所有融资债权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

随后,浙江广厦与广厦控股、广厦进出口签订《股权反担保质押合同》,浙江广厦以所持有的东阳农商行2837.8944万股法人股出质给广厦控股,该笔质押担保范围为广厦进出口在东阳农商行贷款由广厦控股提供连带担保责任的借款本金8000万元及利息等费用。

已正常支付,而东望时代股东利润分配被拒与东阳农商行目前的一笔逾期贷款有关。

随着案件进入司法程序,股东权益与担保责任如何界定,成为银行与股东双方博弈的核心。

在广厦控股和浙江广厦先后为广厦进出口的贷款提供担保和反担保后,2020年1月2日,广厦进出口与东阳农商行签订了3份借款合同,3份借款合同金额合计8000万元,借款期限到期日最晚为2020年12月5日。

东阳农商行2020年年报披露的内容显示:广厦进出口所属行业为批发和零售业,当年的贷款余额8000万元,占贷款总额比例0.25%。

但广厦进出口的这3笔合计8000万元的贷款在后来的上市公司公告中显示出现逾期。2020年12月6日,浙江广厦发布公告称,截至当日,广厦进出口的前述融资尚未还款,同时,广厦控股已向浙江广厦出具书面承诺,如后期各方无法达成妥善处理,由此产生的损益由广厦控股承担。同时公告中也提示道,如各方无法就上述逾期的最终解决方案达成一致,浙江广厦将存在承担反担保责任的风险。

2022年2月11日,已经由浙江广厦更名为东望时代的上市公司再次发布公告称,截至当日广厦进出口公司的8000万元融资仍未还款。

对于广厦进出口公司的这笔8000万元逾期贷款的还款进展,以及贷款逾期后东望时代需要承担的反担保责任等问题,东望时代方面对记者表示:“目前仍未有进展。”

## 担保拖累

东望时代及东阳农商行对贷款违约后,股东利润能否正常分红各执一词,截至发稿前,双方均未正面回复记者。

针对东望时代与东阳农商行四年股东利润分配争议,法律界人士指出,担保合同中对于违约责任的条款中是否有单独约定股东利润分配是关键。

上海协力(贵阳)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刘伟明对记者表示:“要看银行和公司所签订的担保合同中,是否约定了‘如果借款企业违约,要以担保方的股东利润分红为抵扣’这样的条款。实际上股东利润分配与担保责任的界定涉及两层法律关系:首先是盈余分配法律关系,股东和农商行之间的利润分配问题属于公司法的问题;其次是股东如何履约反担保责任的问题属于合同法的问题。”

刘伟明进一步表示:“通常来说,银行让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是不需要以拒绝分红作为条件的。如果担保责任没有和分红联系在一起,分红是优于担保的。但最终是否担责需要以他们的担保合同中是否有相关约定为准。”

根据《民法典》规定,股权质押是权利物权的一种,是出质人以其所拥有的股权作为质押标的物而设立的质押。此前有些中小银行在信贷业务工作中,有股东以本行股权向担保人提供反担保的方式同意担保人为股东借款提供担保,此种做法存在合规风险。

刘伟明告诉记者,股权质押合规问题是公司治理(股东股权



和关联交易管理)和信贷业务问题的集中交叉区域,金融监管部门高度关注,相关程序要求比较高,中小银行应严格按照监管要求,做好相关内部管理工作。

此外,江苏振泽律师事务所杨旭律师指出,担保责任和分红属于性质不同的两起法律纠纷,除非股东与银行就担保事宜有协议约定,如无特殊约定应该分别处理。从银行角度来看,因银行股权被质押后进行了反担保操作,银行出于贷款风险控制的角度,也可以起诉同时申请保全冻结股东利润分配。

据了解,东望时代不仅涉及东阳农商行这一笔担保贷款,目前还涉及多笔不同银行的担保贷款诉讼。

如2月17日,东望时代发布公告显示,此前东望时代为广厦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广厦建设”)贵州分公司在贵阳农商行的6400万元贷款提供保证担保,因债务未能及时偿还,贵阳农商行方面提起诉讼,在近期的法院判决中,东望时代根据当时的担保约定,其持有的某区域银行的股票被司法划转后拍卖。

东望时代近年来也在持续推动存量担保问题的化解工作。东望时代公告指出,公司持续推动存量担保问题的化解工作,担保风险敞口整体出现下降趋势,但在目前宏观环境下,所有担保问题的化解无法一蹴而就。